

唐代《悉曇章》传本辑述

周 广 荣

《悉曇章》是古代印度人学习拼写梵语的一种初级教程，中古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在中国僧俗间受到普遍重视，并对中国的语言、文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，如汉语音韵学中的等韵学、文学中的诗文声律理论、敦煌发现的《悉曇章》歌辞等都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。但翻检中古时期的各种内、外典目录，《悉曇章》几乎未曾被著录过，目前保存下来的《悉曇章》，也只有唐代智广的《悉曇字记》一种。那么，当时《悉曇章》传播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呢？根据保存在日本的汉文佛教典籍的记载，《悉曇章》不仅在当时流传很广且有多种传本。关于《悉曇章》的传播情况笔者有另文讨论，本文则以《悉曇章》传习最为兴盛的唐代为例，对当时流传的各种《悉曇章》予以考述，以见其传播特点及传习之盛。

1. 《大涅槃经文字品悉曇章》两本两卷

日本人唐僧圆珍《智证大师请来目录》著录，小字题云“泽州”；日僧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“字母本教”，著录为两本，未标卷数。今据圆珍录知此种《悉曇章》实出自隋代泽州慧远。慧远（523—592），《续高僧传》卷八有传。本姓李，敦煌人。十三岁于泽州东山古贤寺出家，遍习大小经论，后专师北齐法上，相随问业七年。后又携诸学侣，返回高都清化寺弘传

佛法。隋兴，初于洛州弘法，后奉诏入京居净影寺弘扬大法，从其问道者甚众，门弟子多以《涅槃》称名。所著《大般涅槃经义记》影响很大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出自慧远《大般涅槃经义记》卷四，其内容为胡地《悉曇章》之初章，由五十二字组成，“悉曇”两字是题章名，余五十字是章体，其中恶、阿、亿、伊、郁、忧、咽、野、乌、炮、菴、阿十二字是生字音；迦、佉、伽、咤、俄、吒、咤、茶、袒、拏，多、咤、陀、弹、那，遮、车、闍、膳、若，波、颇、婆、漉、摩，蛇、啰、罗、唎、奢、沙、娑、呵、茶等三十四字被称为字体；亿力、伊离、栗、离四字，是呼字音。将此五十字相互拼合可生出十一章，再加上由五十二字构成的《悉曇章》成十二章。

慧远之说流传很广，后来的悉曇家把他所传的胡地十二章统称为《悉曇章》，并单独成册流传。圆珍于唐大中年间来中土求法时，于福州见到此本，遂写取传至日本。

2. 义净所传《悉曇章》

此种《悉曇章》见于义净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四。《寄归传》原书已不完整，但相关的部分佚文通过道暹《涅槃经私记》卷四、日僧安然《悉曇藏》卷一、二、三、五转引得以保存。义净（635—713），《宋高僧传》卷一、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九有传。本姓张，字文明，齐州山庄人。七岁于本州土窟寺出家，受具戒后，至京师听习《摄论》、《俱舍》、《唯识》等经论。高宗咸亨二年（671），取海路西行印度求法，游历印度三十余国，广求经法，前后达二十余年。证圣元年（695），携所得佛经返回东都洛阳，止佛授记寺，从事佛经的翻译。前后共译出佛典约五十六部，约二百三十卷，其中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为主。译经之外，义净又著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四卷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二卷、《梵语千字文》一卷（王邦维《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前言》，中华书局

1995年版)。

义净所传《悉曇章》有十八章，其初章由四十九个根本字组成，即恶、痾、益、伊、屋、乌、颌里（原注：是一字）、蹊梨（原注：是一字）、里、离、翳、葛、污、奥、菴、阿等十六字，为声韵；脚、佉、伽、嚧、俄，者、栳、社、缙、喏，吒、咤、茶、柁拏，哆、他、柁、但、娜，跛、叵、婆、洸、摩，野、啰、撝、婆、舍、洒、娑、诃等三十三字。由初章的字母相互拼合生得十七章，前后合十八章。

义净所传此种《悉曇章》虽未单独成册，但随着他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的广泛流传亦渐广布于中土，为后来的悉曇家引述。

3. 《悉曇歌赞心经》一卷

日本人唐僧宗睿《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》著录为一卷，题云：“佛陀波利译，六张”，其内容当为佛陀波利所传《悉曇章》。佛陀波利，唐言觉护，北印度罽宾国人。仪凤元年（676）至五台清凉山礼瞻文殊师利。感文殊现身，嘱其返国求取《佛顶尊胜陀罗尼》。后挟此经返至京师，先于宫内共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颢、日照三藏共译，又与顺贞重翻此经，广其流传。译毕，即挟此经梵本隐迹于五台山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之内容已不可考。

4. 《悉曇字记》一卷

日本人唐僧空海《御请来目录》著录为一卷；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“悉曇解释”作《七曇字记》一卷；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册收录，又作《南天竺般若菩提悉曇》，题云“大唐山阴沙门智广撰”。此种《悉曇章》为智广钞录南天竺僧人般若所传的《悉曇章》。智广，生平不详，约为德宗年间人。般若，或名般刺若，北天竺迦毕试国人。先于中天竺那烂陀寺学习大乘经论、声明及诸伎艺。又至南天竺从达摩耶舍受《瑜伽法入曼陀罗三密护身五部印契经》，并从般若瞿沙习得南天竺《悉曇章》。建

中二年(781)至广州，次年入长安，译出《六波罗蜜经》、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等。贞元十年(794)三月巡礼五台山，智广当是在此年从其受《悉曇章》而撰成《悉曇字记》的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的根本字母有四十七个，相互拼合生得十八章。其四十七字中前十二为韵，即短阿、长阿、短伊、长伊、短瓠、长瓠、短葛、长葛、短奥、长奥、短暗、长疴。另有訖里、訖梨、里、梨四字，不入四十七字之数，智广谓之界畔字。后三十五字为字体，其中迦、佉、迦、伽、哦五字为牙声；者、车、社、社、若五字为齿声；吒、佉、茶、茶、拏五字为舌声；多、他、陀、陀、那五字为喉声；波、颇、婆、婆、么五字为唇声；也、啰、罗、囉、奢、沙、娑、诃、滥、叉十字为遍口声。当生字之时，去除滥字，实总有四十六字。此四十六字相互拼合，可生得十八章，每章取前两个或第一个字母组合为名，如第一章名迦迦章，据智广所记，其生字方式为：

右初章生字四百有八，先于字母中，每字平书一十二文，次将摩多如次点之则字形别也。用悉曇韵呼之则识其字名也。其摩多有别体者，任遂便用之，皆通。此初章为后相次六章之体，先书此章字，但除重及啰、罗三字合三十二字，所生三百八十四字。即将也等字，如次于下合之，后加摩多则字形别也。恐未晓悟更每章头书三数字以为规准，后皆效此。依智广所言，将第一章中 k, kh, g, gh, ṇ 等五字的生字方式以拉丁字母标示出来即为：

|a, ā, i, ī, u, ū, e, ai, o, au, am, aḥ

k |ka, kā, ki, kī, ku, kū, ke, kai, ko, kau, kam, kaḥ

kh |kha, khā, khi, khī, khu, khū, khe, khai, kho, khau, kham, khah

g |ga, gā, gi, gī, gu, gū, ge, gai, go, gau, gam, baḥ

gh|gha, ghā, ghi, ghī, ghu, ghū, ghe, ghai, gho, ghau, gham,
ghah

n|na, nā, ni, nī, nu, nū, ne, nai, no, nau, nam, nah

.....

此种《悉曇章》最接近梵语的实际情形，在当时流传甚广。

5. 《大悉曇章》一卷

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著录为二卷，题为空海所作。安然《悉曇藏》卷三有专门记述，卷五亦曾列其根本字。空海，日本人唐求法僧。贞元二十年（804）至长安，从青龙寺惠果学习密法。第二年（805），入灌顶坛，受胎藏界、金刚界两部大法。在求取佛法的同时，空海亦注意梵字、梵书的研习。元和元年（806）三月携所得经论文书及道具返回日本。归国后，在东大寺及高雄山寺，创日本真言宗。空海所作《大悉曇章》当传自青龙寺惠果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有五十个根本字，相互拼合生得十八章，有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字。其生字方式较为独特，与其他形式的《悉曇章》不同。

6. 慧琳《次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》

录于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十五的《次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》，实为慧琳所传《悉曇章》。慧琳（737—820），俗姓裴氏，本疏勒国人。幼从安西学士研习龟兹国悉曇文字，后入居长安大兴善寺及西明寺，师事不空。内持密藏，外究儒术，精通梵汉音声训诂。撰《一切经音义》一百卷、《考声》十卷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有五十个根本字母。其中𑖀、𑖡、𑖢、𑖣、𑖤、𑖥、𑖦、𑖧、𑖨、𑖩、𑖪、𑖫等十二字，是翻字声势；次迦、佉、𑖬、伽、仰、左、𑖭、𑖮、𑖯、娘、𑖱、𑖲、𑖳、𑖴、𑖵、𑖶、𑖷、𑖸、𑖹、𑖺、𑖻、𑖼、𑖽、𑖾、𑖿、𑗀、𑗁、𑗂、𑗃、𑗄、𑗅、𑗆、𑗇、𑗈、𑗉、𑗊、𑗋、𑗌、𑗍、𑗎、𑗏、𑗐、𑗑、𑗒、𑗓、𑗔、𑗕、𑗖、𑗗、𑗘、𑗙、𑗚、𑗛、𑗜、𑗝、𑗞、𑗟、𑗠、𑗡、𑗢、𑗣、𑗤、𑗥、𑗦、𑗧、𑗨、𑗩、𑗪、𑗫、𑗬、𑗭、𑗮、𑗯、𑗰、𑗱、𑗲、𑗳、𑗴、𑗵、𑗶、𑗷、𑗸、𑗹、𑗺、𑗻、𑗼、𑗽、𑗾、𑗿、𑘀、𑘁、𑘂、𑘃、𑘄、𑘅、𑘆、𑘇、𑘈、𑘉、𑘊、𑘋、𑘌、𑘍、𑘎、𑘏、𑘐、𑘑、𑘒、𑘓、𑘔、𑘕、𑘖、𑘗、𑘘、𑘙、𑘚、𑘛、𑘜、𑘝、𑘞、𑘟、𑘠、𑘡、𑘢、𑘣、𑘤、𑘥、𑘦、𑘧、𑘨、𑘩、𑘪、𑘫、𑘬、𑘭、𑘮、𑘯、𑘰、𑘱、𑘲、𑘳、𑘴、𑘵、𑘶、𑘷、𑘸、𑘹、𑘺、𑘻、𑘼、𑘽、𑘾、𑘿、𑙀、𑙁、𑙂、𑙃、𑙄、𑙅、𑙆、𑙇、𑙈、𑙉、𑙊、𑙋、𑙌、𑙍、𑙎、𑙏、𑙐、𑙑、𑙒、𑙓、𑙔、𑙕、𑙖、𑙗、𑙘、𑙙、𑙚、𑙛、𑙜、𑙝、𑙞、𑙟、𑙠、𑙡、𑙢、𑙣、𑙤、𑙥、𑙦、𑙧、𑙨、𑙩、𑙪、𑙫、𑙬、𑙭、𑙮、𑙯、𑙰、𑙱、𑙲、𑙳、𑙴、𑙵、𑙶、𑙷、𑙸、𑙹、𑙺、𑙻、𑙼、𑙽、𑙾、𑙿、𑚀、𑚁、𑚂、𑚃、𑚄、𑚅、𑚆、𑚇、𑚈、𑚉、𑚊、𑚋、𑚌、𑚍、𑚎、𑚏、𑚐、𑚑、𑚒、𑚓、𑚔、𑚕、𑚖、𑚗、𑚘、𑚙、𑚚、𑚛、𑚜、𑚝、𑚞、𑚟、𑚠、𑚡、𑚢、𑚣、𑚤、𑚥、𑚦、𑚧、𑚨、𑚩、𑚪、𑚫、𑚬、𑚭、𑚮、𑚯、𑚰、𑚱、𑚲、𑚳、𑚴、𑚵、𑚶、𑚷、𑚸、𑚹、𑚺、𑚻、𑚼、𑚽、𑚾、𑚿、𑛀、𑛁、𑛂、𑛃、𑛄、𑛅、𑛆、𑛇、𑛈、𑛉、𑛊、𑛋、𑛌、𑛍、𑛎、𑛏、𑛐、𑛑、𑛒、𑛓、𑛔、𑛕、𑛖、𑛗、𑛘、𑛙、𑛚、𑛛、𑛜、𑛝、𑛞、𑛟、𑛠、𑛡、𑛢、𑛣、𑛤、𑛥、𑛦、𑛧、𑛨、𑛩、𑛪、𑛫、𑛬、𑛭、𑛮、𑛯、𑛰、𑛱、𑛲、𑛳、𑛴、𑛵、𑛶、𑛷、𑛸、𑛹、𑛺、𑛻、𑛼、𑛽、𑛾、𑛿、𑜀、𑜁、𑜂、𑜃、𑜄、𑜅、𑜆、𑜇、𑜈、𑜉、𑜊、𑜋、𑜌、𑜍、𑜎、𑜏、𑜐、𑜑、𑜒、𑜓、𑜔、𑜕、𑜖、𑜗、𑜘、𑜙、𑜚、𑜛、𑜜、𑜝、𑜞、𑜟、𑜠、𑜡、𑜢、𑜣、𑜤、𑜥、𑜦、𑜧、𑜨、𑜩、𑜪、𑜫、𑜬、𑜭、𑜮、𑜯、𑜰、𑜱、𑜲、𑜳、𑜴、𑜵、𑜶、𑜷、𑜸、𑜹、𑜺、𑜻、𑜼、𑜽、𑜾、𑜿、𑝀、𑝁、𑝂、𑝃、𑝄、𑝅、𑝆、𑝇、𑝈、𑝉、𑝊、𑝋、𑝌、𑝍、𑝎、𑝏、𑝐、𑝑、𑝒、𑝓、𑝔、𑝕、𑝖、𑝗、𑝘、𑝙、𑝚、𑝛、𑝜、𑝝、𑝞、𑝟、𑝠、𑝡、𑝢、𑝣、𑝤、𑝥、𑝦、𑝧、𑝨、𑝩、𑝪、𑝫、𑝬、𑝭、𑝮、𑝯、𑝰、𑝱、𑝲、𑝳、𑝴、𑝵、𑝶、𑝷、𑝸、𑝹、𑝺、𑝻、𑝼、𑝽、𑝾、𑝿、𑞀、𑞁、𑞂、𑞃、𑞄、𑞅、𑞆、𑞇、𑞈、𑞉、𑞊、𑞋、𑞌、𑞍、𑞎、𑞏、𑞐、𑞑、𑞒、𑞓、𑞔、𑞕、𑞖、𑞗、𑞘、𑞙、𑞚、𑞛、𑞜、𑞝、𑞞、𑞟、𑞠、𑞡、𑞢、𑞣、𑞤、𑞥、𑞦、𑞧、𑞨、𑞩、𑞪、𑞫、𑞬、𑞭、𑞮、𑞯、𑞰、𑞱、𑞲、𑞳、𑞴、𑞵、𑞶、𑞷、𑞸、𑞹、𑞺、𑞻、𑞼、𑞽、𑞾、𑞿、𑟀、𑟁、𑟂、𑟃、𑟄、𑟅、𑟆、𑟇、𑟈、𑟉、𑟊、𑟋、𑟌、𑟍、𑟎、𑟏、𑟐、𑟑、𑟒、𑟓、𑟔、𑟕、𑟖、𑟗、𑟘、𑟙、𑟚、𑟛、𑟜、𑟝、𑟞、𑟟、𑟠、𑟡、𑟢、𑟣、𑟤、𑟥、𑟦、𑟧、𑟨、𑟩、𑟪、𑟫、𑟬、𑟭、𑟮、𑟯、𑟰、𑟱、𑟲、𑟳、𑟴、𑟵、𑟶、𑟷、𑟸、𑟹、𑟺、𑟻、𑟼、𑟽、𑟾、𑟿、𑠀、𑠁、𑠂、𑠃、𑠄、𑠅、𑠆、𑠇、𑠈、𑠉、𑠊、𑠋、𑠌、𑠍、𑠎、𑠏、𑠐、𑠑、𑠒、𑠓、𑠔、𑠕、𑠖、𑠗、𑠘、𑠙、𑠚、𑠛、𑠜、𑠝、𑠞、𑠟、𑠠、𑠡、𑠢、𑠣、𑠤、𑠥、𑠦、𑠧、𑠨、𑠩、𑠪、𑠫、𑠬、𑠭、𑠮、𑠯、𑠰、𑠱、𑠲、𑠳、𑠴、𑠵、𑠶、𑠷、𑠸、𑠹、𑠺、𑠻、𑠼、𑠽、𑠾、𑠿、𑡀、𑡁、𑡂、𑡃、𑡄、𑡅、𑡆、𑡇、𑡈、𑡉、𑡊、𑡋、𑡌、𑡍、𑡎、𑡏、𑡐、𑡑、𑡒、𑡓、𑡔、𑡕、𑡖、𑡗、𑡘、𑡙、𑡚、𑡛、𑡜、𑡝、𑡞、𑡟、𑡠、𑡡、𑡢、𑡣、𑡤、𑡥、𑡦、𑡧、𑡨、𑡩、𑡪、𑡫、𑡬、𑡭、𑡮、𑡯、𑡰、𑡱、𑡲、𑡳、𑡴、𑡵、𑡶、𑡷、𑡸、𑡹、𑡺、𑡻、𑡼、𑡽、𑡾、𑡿、𑢀、𑢁、𑢂、𑢃、𑢄、𑢅、𑢆、𑢇、𑢈、𑢉、𑢊、𑢋、𑢌、𑢍、𑢎、𑢏、𑢐、𑢑、𑢒、𑢓、𑢔、𑢕、𑢖、𑢗、𑢘、𑢙、𑢚、𑢛、𑢜、𑢝、𑢞、𑢟、𑢠、𑢡、𑢢、𑢣、𑢤、𑢥、𑢦、𑢧、𑢨、𑢩、𑢪、𑢫、𑢬、𑢭、𑢮、𑢯、𑢰、𑢱、𑢲、𑢳、𑢴、𑢵、𑢶、𑢷、𑢸、𑢹、𑢺、𑢻、𑢼、𑢽、𑢾、𑢿、𑣀、𑣁、𑣂、𑣃、𑣄、𑣅、𑣆、𑣇、𑣈、𑣉、𑣊、𑣋、𑣌、𑣍、𑣎、𑣏、𑣐、𑣑、𑣒、𑣓、𑣔、𑣕、𑣖、𑣗、𑣘、𑣙、𑣚、𑣛、𑣜、𑣝、𑣞、𑣟、𑣠、𑣡、𑣢、𑣣、𑣤、𑣥、𑣦、𑣧、𑣨、𑣩、𑣪、𑣫、𑣬、𑣭、𑣮、𑣯、𑣰、𑣱、𑣲、𑣳、𑣴、𑣵、𑣶、𑣷、𑣸、𑣹、𑣺、𑣻、𑣼、𑣽、𑣾、𑣿、𑤀、𑤁、𑤂、𑤃、𑤄、𑤅、𑤆、𑤇、𑤈、𑤉、𑤊、𑤋、𑤌、𑤍、𑤎、𑤏、𑤐、𑤑、𑤒、𑤓、𑤔、𑤕、𑤖、𑤗、𑤘、𑤙、𑤚、𑤛、𑤜、𑤝、𑤞、𑤟、𑤠、𑤡、𑤢、𑤣、𑤤、𑤥、𑤦、𑤧、𑤨、𑤩、𑤪、𑤫、𑤬、𑤭、𑤮、𑤯、𑤰、𑤱、𑤲、𑤳、𑤴、𑤵、𑤶、𑤷、𑤸、𑤹、𑤺、𑤻、𑤼、𑤽、𑤾、𑤿、𑥀、𑥁、𑥂、𑥃、𑥄、𑥅、𑥆、𑥇、𑥈、𑥉、𑥊、𑥋、𑥌、𑥍、𑥎、𑥏、𑥐、𑥑、𑥒、𑥓、𑥔、𑥕、𑥖、𑥗、𑥘、𑥙、𑥚、𑥛、𑥜、𑥝、𑥞、𑥟、𑥠、𑥡、𑥢、𑥣、𑥤、𑥥、𑥦、𑥧、𑥨、𑥩、𑥪、𑥫、𑥬、𑥭、𑥮、𑥯、𑥰、𑥱、𑥲、𑥳、𑥴、𑥵、𑥶、𑥷、𑥸、𑥹、𑥺、𑥻、𑥼、𑥽、𑥾、𑥿、𑦀、𑦁、𑦂、𑦃、𑦄、𑦅、𑦆、𑦇、𑦈、𑦉、𑦊、𑦋、𑦌、𑦍、𑦎、𑦏、𑦐、𑦑、𑦒、𑦓、𑦔、𑦕、𑦖、𑦗、𑦘、𑦙、𑦚、𑦛、𑦜、𑦝、𑦞、𑦟、𑦠、𑦡、𑦢、𑦣、𑦤、𑦥、𑦦、𑦧、𑦨、𑦩、𑦪、𑦫、𑦬、𑦭、𑦮、𑦯、𑦰、𑦱、𑦲、𑦳、𑦴、𑦵、𑦶、𑦷、𑦸、𑦹、𑦺、𑦻、𑦼、𑦽、𑦾、𑦿、𑧀、𑧁、𑧂、𑧃、𑧄、𑧅、𑧆、𑧇、𑧈、𑧉、𑧊、𑧋、𑧌、𑧍、𑧎、𑧏、𑧐、𑧑、𑧒、𑧓、𑧔、𑧕、𑧖、𑧗、𑧘、𑧙、𑧚、𑧛、𑧜、𑧝、𑧞、𑧟、𑧠、𑧡、𑧢、𑧣、𑧤、𑧥、𑧦、𑧧、𑧨、𑧩、𑧪、𑧫、𑧬、𑧭、𑧮、𑧯、𑧰、𑧱、𑧲、𑧳、𑧴、𑧵、𑧶、𑧷、𑧸、𑧹、𑧺、𑧻、𑧼、𑧽、𑧾、𑧿、𑨀、𑨁、𑨂、𑨃、𑨄、𑨅、𑨆、𑨇、𑨈、𑨉、𑨊、𑨋、𑨌、𑨍、𑨎、𑨏、𑨐、𑨑、𑨒、𑨓、𑨔、𑨕、𑨖、𑨗、𑨘、𑨙、𑨚、𑨛、𑨜、𑨝、𑨞、𑨟、𑨠、𑨡、𑨢、𑨣、𑨤、𑨥、𑨦、𑨧、𑨨、𑨩、𑨪、𑨫、𑨬、𑨭、𑨮、𑨯、𑨰、𑨱、𑨲、𑨳、𑨴、𑨵、𑨶、𑨷、𑨸、𑨹、𑨺、𑨻、𑨼、𑨽、𑨾、𑨿、𑩀、𑩁、𑩂、𑩃、𑩄、𑩅、𑩆、𑩇、𑩈、𑩉、𑩊、𑩋、𑩌、𑩍、𑩎、𑩏、𑩐、𑩑、𑩒、𑩓、𑩔、𑩕、𑩖、𑩗、𑩘、𑩙、𑩚、𑩛、𑩜、𑩝、𑩞、𑩟、𑩠、𑩡、𑩢、𑩣、𑩤、𑩥、𑩦、𑩧、𑩨、𑩩、𑩪、𑩫、𑩬、𑩭、𑩮、𑩯、𑩰、𑩱、𑩲、𑩳、𑩴、𑩵、𑩶、𑩷、𑩸、𑩹、𑩺、𑩻、𑩼、𑩽、𑩾、𑩿、𑪀、𑪁、𑪂、𑪃、𑪄、𑪅、𑪆、𑪇、𑪈、𑪉、𑪊、𑪋、𑪌、𑪍、𑪎、𑪏、𑪐、𑪑、𑪒、𑪓、𑪔、𑪕、𑪖、𑪗、𑪘、𑪙、𑪚、𑪛、𑪜、𑪝、𑪞、𑪟、𑪠、𑪡、𑪢、𑪣、𑪤、𑪥、𑪦、𑪧、𑪨、𑪩、𑪪、𑪫、𑪬、𑪭、𑪮、𑪯、𑪰、𑪱、𑪲、𑪳、𑪴、𑪵、𑪶、𑪷、𑪸、𑪹、𑪺、𑪻、𑪼、𑪽、𑪾、𑪿、𑫀、𑫁、𑫂、𑫃、𑫄、𑫅、𑫆、𑫇、𑫈、𑫉、𑫊、𑫋、𑫌、𑫍、𑫎、𑫏、𑫐、𑫑、𑫒、𑫓、𑫔、𑫕、𑫖、𑫗、𑫘、𑫙、𑫚、𑫛、𑫜、𑫝、𑫞、𑫟、𑫠、𑫡、𑫢、𑫣、𑫤、𑫥、𑫦、𑫧、𑫨、𑫩、𑫪、𑫫、𑫬、𑫭、𑫮、𑫯、𑫰、𑫱、𑫲、𑫳、𑫴、𑫵、𑫶、𑫷、𑫸、𑫹、𑫺、𑫻、𑫼、𑫽、𑫾、𑫿、𑬀、𑬁、𑬂、𑬃、𑬄、𑬅、𑬆、𑬇、𑬈、𑬉、𑬊、𑬋、𑬌、𑬍、𑬎、𑬏、𑬐、𑬑、𑬒、𑬓、𑬔、𑬕、𑬖、𑬗、𑬘、𑬙、𑬚、𑬛、𑬜、𑬝、𑬞、𑬟、𑬠、𑬡、𑬢、𑬣、𑬤、𑬥、𑬦、𑬧、𑬨、𑬩、𑬪、𑬫、𑬬、𑬭、𑬮、𑬯、𑬰、𑬱、𑬲、𑬳、𑬴、𑬵、𑬶、𑬷、𑬸、𑬹、𑬺、𑬻、𑬼、𑬽、𑬾、𑬿、𑭀、𑭁、𑭂、𑭃、𑭄、𑭅、𑭆、𑭇、𑭈、𑭉、𑭊、𑭋、𑭌、𑭍、𑭎、𑭏、𑭐、𑭑、𑭒、𑭓、𑭔、𑭕、𑭖、𑭗、𑭘、𑭙、𑭚、𑭛、𑭜、𑭝、𑭞、𑭟、𑭠、𑭡、𑭢、𑭣、𑭤、𑭥、𑭦、𑭧、𑭨、𑭩、𑭪、𑭫、𑭬、𑭭、𑭮、𑭯、𑭰、𑭱、𑭲、𑭳、𑭴、𑭵、𑭶、𑭷、𑭸、𑭹、𑭺、𑭻、𑭼、𑭽、𑭾、𑭿、𑮀、𑮁、𑮂、𑮃、𑮄、𑮅、𑮆、𑮇、𑮈、𑮉、𑮊、𑮋、𑮌、𑮍、𑮎、𑮏、𑮐、𑮑、𑮒、𑮓、𑮔、𑮕、𑮖、𑮗、𑮘、𑮙、𑮚、𑮛、𑮜、𑮝、𑮞、𑮟、𑮠、𑮡、𑮢、𑮣、𑮤、𑮥、𑮦、𑮧、𑮨、𑮩、𑮪、𑮫、𑮬、𑮭、𑮮、𑮯、𑮰、𑮱、𑮲、𑮳、𑮴、𑮵、𑮶、𑮷、𑮸、𑮹、𑮺、𑮻、𑮼、𑮽、𑮾、𑮿、𑯀、𑯁、𑯂、𑯃、𑯄、𑯅、𑯆、𑯇、𑯈、𑯉、𑯊、𑯋、𑯌、𑯍、𑯎、𑯏、𑯐、𑯑、𑯒、𑯓、𑯔、𑯕、𑯖、𑯗、𑯘、𑯙、𑯚、𑯛、𑯜、𑯝、𑯞、𑯟、𑯠、𑯡、𑯢、𑯣、𑯤、𑯥、𑯦、𑯧、𑯨、𑯩、𑯪、𑯫、𑯬、𑯭、𑯮、𑯯、𑯰、𑯱、𑯲、𑯳、𑯴、𑯵、𑯶、𑯷、𑯸、𑯹、𑯺、𑯻、𑯼、𑯽、𑯾、𑯿、𑰀、𑰁、𑰂、𑰃、𑰄、𑰅、𑰆、𑰇、𑰈、𑰉、𑰊、𑰋、𑰌、𑰍、𑰎、𑰏、𑰐、𑰑、𑰒、𑰓、𑰔、𑰕、𑰖、𑰗、𑰘、𑰙、𑰚、𑰛、𑰜、𑰝、𑰞、𑰟、𑰠、𑰡、𑰢、𑰣、𑰤、𑰥、𑰦、𑰧、𑰨、𑰩、𑰪、𑰫、𑰬、𑰭、𑰮、𑰯、𑰰、𑰱、𑰲、𑰳、𑰴、𑰵、𑰶、𑰷、𑰸、𑰹、𑰺、𑰻、𑰼、𑰽、𑰾、𑰿、𑱀、𑱁、𑱂、𑱃、𑱄、𑱅、𑱆、𑱇、𑱈、𑱉、𑱊、𑱋、𑱌、𑱍、𑱎、𑱏、𑱐、𑱑、𑱒、𑱓、𑱔、𑱕、𑱖、𑱗、𑱘、𑱙、𑱚、𑱛、𑱜、𑱝、𑱞、𑱟、𑱠、𑱡、𑱢、𑱣、𑱤、𑱥、𑱦、𑱧、𑱨、𑱩、𑱪、𑱫、𑱬、𑱭、𑱮、𑱯、𑱰、𑱱、𑱲、𑱳、𑱴、𑱵、𑱶、𑱷、𑱸、𑱹、𑱺、𑱻、𑱼、𑱽、𑱾、𑱿、𑲀、𑲁、𑲂、𑲃、𑲄、𑲅、𑲆、𑲇、𑲈、𑲉、𑲊、𑲋、𑲌、𑲍、𑲎、𑲏、𑲐、𑲑、𑲒、𑲓、𑲔、𑲕、𑲖、𑲗、𑲘、𑲙、𑲚、𑲛、𑲜、𑲝、𑲞、𑲟、𑲠、𑲡、𑲢、𑲣、𑲤、𑲥、𑲦、𑲧、𑲨、𑲩、𑲪、𑲫、𑲬、𑲭、𑲮、𑲯、𑲰、𑲱、𑲲、𑲳、𑲴、𑲵、𑲶、𑲷、𑲸、𑲹、𑲺、𑲻、𑲼、𑲽、𑲾、𑲿、𑳀、𑳁、𑳂、𑳃、𑳄、𑳅、𑳆、𑳇、𑳈、𑳉、𑳊、𑳋、𑳌、𑳍、𑳎、𑳏、𑳐、𑳑、𑳒、𑳓、𑳔、𑳕、𑳖、𑳗、𑳘、𑳙、𑳚、𑳛、𑳜、𑳝、𑳞、𑳟、𑳠、𑳡、𑳢、𑳣、𑳤、𑳥、𑳦、𑳧、𑳨、𑳩、𑳪、𑳫、𑳬、𑳭、𑳮、𑳯、𑳰、𑳱、𑳲、𑳳、𑳴、𑳵、𑳶、𑳷、𑳸、𑳹、𑳺、𑳻、𑳼、𑳽、𑳾、𑳿、𑴀、𑴁、𑴂、𑴃、𑴄、𑴅、𑴆、𑴇、𑴈、𑴉、𑴊、𑴋、𑴌、𑴍、𑴎、𑴏、𑴐、𑴑、𑴒、𑴓、𑴔、𑴕、𑴖、𑴗、𑴘、𑴙、𑴚、𑴛、𑴜、𑴝、𑴞、𑴟、𑴠、𑴡、𑴢、𑴣、𑴤、𑴥、𑴦、𑴧、𑴨、𑴩、𑴪、𑴫、𑴬、𑴭、𑴮、𑴯、𑴰、𑴱、𑴲、𑴳、𑴴、𑴵、𑴶、𑴷、𑴸、𑴹、𑴺、𑴻、𑴼、𑴽、𑴾、𑴿、𑵀、𑵁、𑵂、𑵃、𑵄、𑵅、𑵆、𑵇、𑵈、𑵉、𑵊、𑵋、𑵌、𑵍、𑵎、𑵏、𑵐、𑵑、𑵒、𑵓、𑵔、𑵕、𑵖、𑵗、𑵘、𑵙、𑵚、𑵛、𑵜、𑵝、𑵞、𑵟、𑵠、𑵡、𑵢、𑵣、𑵤、𑵥、𑵦、𑵧、𑵨、𑵩、𑵪、𑵫、𑵬、𑵭、𑵮、𑵯、𑵰、𑵱、𑵲、𑵳、𑵴、𑵵、𑵶、𑵷、𑵸、𑵹、𑵺、𑵻、𑵼、𑵽、𑵾、𑵿、𑶀、𑶁、𑶂、𑶃、𑶄、𑶅、𑶆、𑶇、𑶈、𑶉、𑶊、𑶋、𑶌、𑶍、𑶎、𑶏、𑶐、𑶑、𑶒、𑶓、𑶔、𑶕、𑶖、𑶗、𑶘、𑶙、𑶚、𑶛、𑶜、𑶝、𑶞、𑶟、𑶠、𑶡、𑶢、𑶣、𑶤、𑶥、𑶦、𑶧、𑶨、𑶩、𑶪、𑶫、𑶬、𑶭、𑶮、𑶯、𑶰、𑶱、𑶲、𑶳、𑶴、𑶵、𑶶、𑶷、𑶸、𑶹、𑶺、𑶻、𑶼、𑶽、𑶾、𑶿、𑷀、𑷁、𑷂、𑷃、𑷄、𑷅、𑷆、𑷇、𑷈、𑷉、𑷊、𑷋、𑷌、𑷍、𑷎、𑷏、𑷐、𑷑、𑷒、𑷓、𑷔、𑷕、𑷖、𑷗、𑷘、𑷙、𑷚、𑷛、𑷜、𑷝、𑷞、𑷟、𑷠、𑷡、𑷢、𑷣、𑷤、𑷥、𑷦、𑷧、𑷨、𑷩、𑷪、𑷫、𑷬、𑷭、𑷮、𑷯、𑷰、𑷱、𑷲、𑷳、𑷴、𑷵、𑷶、𑷷、𑷸、𑷹、𑷺、𑷻、𑷼、𑷽、𑷾、𑷿、𑸀、𑸁、𑸂、𑸃、𑸄、𑸅、𑸆、𑸇、𑸈、𑸉、𑸊、𑸋、𑸌、𑸍、𑸎、𑸏、𑸐、𑸑、𑸒、𑸓、𑸔、𑸕、𑸖、𑸗、𑸘、𑸙、𑸚、𑸛、𑸜、𑸝、𑸞、𑸟、𑸠、𑸡、𑸢、𑸣、𑸤、𑸥、𑸦、𑸧、𑸨、𑸩、𑸪、𑸫、𑸬、𑸭、𑸮、𑸯、𑸰、𑸱、𑸲、𑸳、𑸴、𑸵、𑸶、𑸷、𑸸、𑸹、𑸺、𑸻、𑸼、𑸽、𑸾、𑸿、𑹀、𑹁、𑹂、𑹃、𑹄、𑹅、𑹆、𑹇、𑹈、𑹉、𑹊、𑹋、𑹌、𑹍、𑹎、𑹏、𑹐、𑹑、𑹒、𑹓、𑹔、𑹕、𑹖、𑹗、𑹘、𑹙、𑹚、𑹛、𑹜、𑹝、𑹞、𑹟、𑹠、𑹡、𑹢、𑹣、𑹤、𑹥、𑹦、𑹧、𑹨、𑹩、𑹪、𑹫、𑹬、𑹭、𑹮、𑹯、𑹰、𑹱、𑹲、𑹳、𑹴、𑹵、𑹶、𑹷、𑹸、𑹹、𑹺、𑹻、𑹼、𑹽、𑹾、𑹿、𑺀、𑺁、𑺂、𑺃、𑺄、𑺅、𑺆、𑺇、𑺈、𑺉、𑺊、𑺋、𑺌、𑺍、𑺎、𑺏、𑺐、𑺑、𑺒、𑺓、𑺔、𑺕、𑺖、𑺗、𑺘、𑺙、𑺚、𑺛、𑺜、𑺝、𑺞、𑺟、𑺠、𑺡、𑺢、𑺣、

名为助声，不作生字之用。将前十二字与三十四字母辗转拼合，共得十二章，参之以八啞声明，即可穷尽世间一切言语文字。

慧琳所传的这种《悉曇章》后来经过密宗僧人全真改订，成《辨梵文汉字功德及出生一切文字根本次第》一卷，经由日本僧人圆仁传至日本，影响很大，圆仁《求法录》、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皆著录为一卷。

7. 《悉曇章》一卷

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著录为一卷，云为日本人唐僧常晓所传得，而不见于《常晓和尚请来目录》。常晓入唐求法，行迹仅限于扬州一地。在扬州，常晓曾从“妙钩经律，深通密藏”的文璟受金刚界大法及大元帅法。（《常晓和尚请来目录》）文璟，初事不空，后从惠应受法，得灌顶阿闍梨位，太和、开成间，于淮南扬州栖灵寺传法。由此可见，此种《悉曇章》当为文璟所传。

这种《悉曇章》经常晓传至日本，至安然时代已有烂脱，仅存十一章。《悉曇藏》卷三录其梗概：初云归命之意，次题悉曇，以下列阿等五十字母，下列十一章。其中前四章的内容与智广《悉曇字记》前四章的内容完全一致。第五章以下自成系统，与《悉曇字记》殊异：第五章十九字，各生十二字；第六章二十七字，各生十二字；第七章三十三字，各生十二字，又有六字各生十二字合；第八、九、十章，每章三十三字，各生十二字；第十一章残缺，仅存三十字。前后共生得二二三八字。

8. 《悉曇章》一卷

日本人唐僧圆行《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》著录，作《梵字悉曇》一卷；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录为《悉曇章》一卷，并云与别种《悉曇章》不同。《悉曇藏》卷三对其内容作了简单介绍。

据安然所言，此种《悉曇章》有五十根本字母，相互拼合生

得十一章。这十一章除掉第七章外，其余十章分别与《悉曇字记》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五、十七章相同。

9. 《悉曇章》一卷

圆仁《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》著录，题“《梵汉两字大毗卢遮那经字轮品悉曇》一卷”；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著录为《悉曇章》一卷，注云“全雅手写”，并在《悉曇藏》卷三对其内容与结构作了介绍。全雅，不空再传弟子，初从河陵国辩弘研习各种密法，后居扬州开元寺嵩山院弘传密法。开成四年（839），圆仁至开元寺求法。全雅授之以胎藏界、金刚界两部大法及念诵法门，并为之抄写《悉曇章》一部，末题“开成四载（840）前正月下旬，于扬州同轨坊嵩山院，契原义学沙门全雅写梵文”。（《悉曇藏》卷三）

此种《悉曇章》先钞录《大日经·字轮品》内容，次述归敬之意，复次为《悉曇章》的题目，其下即列五十一个梵文字母，即阿等十六字，迦等二十五字，耶等十字，然后依次列举各章的生字方法：

迦等三十四字，各十二翻。（小字注：除棱一字，五五第五皆作 $naḥ$ ， $\tilde{naḥ}$ ， $ṇaḥ$ ， $naḥ$ ， $naḥ$ ， $maḥ$ ）

第二翻，发生一切义，吉、也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三翻，杂入种智义，羯、啰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四翻，二合入字本义，羯、罗、也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五翻，遍求次位义，羯、撾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六翻，入一切音义，羯、𑖀等三十字各十二字。

第七翻，转转入渐广义，羯、曩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八翻，叠初句义，啰、羯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九翻，渐转相因义，啰、羯、啰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十翻，胜曼渐近菩提义，羯、么等三十三字各十二字。

第十一翻，发生种智牙义，萨、羯等三十四字各十二字。

第十二翻，转转义生趣成就味义，哦、羯等三十三字各十二字。

次云印帝钹陞娜播哩三满钹哆弥底。

第十三翻，成一切菩提义。

自第二章起，每一种生字方法都与某种教义相联系，每一翻已，都可以悟得某种深刻的义理。

10. 《悉曇章》一卷

圆仁《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》、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》皆著录为一卷；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卷下亦录为一卷，注云：“安国寺本”。据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三会昌二年二月廿九日记，圆仁曾于大安国寺从元简阿闍梨学习《悉曇章》，则此种《悉曇章》实传自元简。元简，师承关系不明，开成、会昌间，住大安国寺，解金刚界，得阿闍梨位，又长于悉曇，通梵书，擅绘曼陀罗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的内容不可考。

11. 宗叡口传《悉曇章》

宗叡，生平不详，居终南山，深悟玄理，学迈先贤，又深解悉曇，能通梵语。开成三年（838），欲向西天求法，至扬州与旧友辞别，适逢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至扬州求取经法。圆仁执弟子之礼，从宗叡受学《悉曇章》及梵语，并将其所授《悉曇章》传至日本（《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》）。《悉曇藏》卷五保存了其中的五十一个根本字。

12. 宝月口传《悉曇章》

宝月，南天竺僧人，开成、会昌年间于长安弘扬密法，住青龙寺。会昌元年（841），唐武宗毁佛前夕，宝月因直接向武宗申请还国，得越官罪，未得到允许。时与流落中国的日本僧人圆仁相交，宝月授之以正音《悉曇章》（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）。安然《悉曇藏》卷五收录了其中的五十根本字。《悉曇略记》称宝

月所传此种《悉曇章》为南天之音。

13. 难陀口传《悉曇章》

难陀，北天竺人，开成、会昌年间于长安弘扬密教，住兴善寺。开成四年（839），日本求法僧圆行至长安求法，曾从之问业。会昌法难时期，与日本僧人圆仁交往颇多，曾送给圆仁舍利二百余粒。会昌五年（845）被赐还俗（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三）。安然《悉曇藏》卷五收录其口传五十根本字，由此推知难陀曾传授过《悉曇章》，并由圆行或圆仁传至日本。

14. 《悉曇章》一卷

圆珍《福州、温州、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》著录为一卷，题“《大经集解悉曇文字》一卷”；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著为《悉曇章》一卷，注云：“《悉曇章》一卷。珍初持晓本入唐，遇般若三藏归天竺，以前晓本随三藏说，更加多章，与前七本亦大异。”可知此种《悉曇章》实传自般若怛罗。般若怛罗，本中印度那烂陀寺僧，大中年间于福州开元寺弘传密教。大中七年（853），圆珍入唐，于福州跟他学习《悉曇章》，并书之笔墨，流传于日本（《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》）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的内容亦不可考。

15. 《涅槃经悉曇章》一卷

宗睿《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》著录为一卷，合九张，注云：“罗什三藏翻译”，系日本入唐僧宗睿于咸通三年（862）于明州开元寺就马姓和尚写得。中、晚唐时期，日本入唐僧在中国求取的《悉曇章》传本，题名为罗什所作的有多种，除《涅槃经悉曇章》外，尚有圆仁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》著录的《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十四音义》、空海请来录外的《罗什悉曇章》、安然《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及《东域录》著录的《十四音辨》三种，这些著作都是托名之作，其内容已不可考。今惟《涅槃经悉曇章》尚在日本存有钞本。近人罗振玉据所得日本京都谷森外记旧藏残本

影印，始流传于中国。除罗氏影印本外，饶宗颐先生又提到这种《悉曇章》的另一种本子，即日本宝历五年（1755）沙门行愿刊刻本。此本保存了《涅槃经悉曇章》的序言及明和七年（1770）藤原直养明的题记，可补罗刊之阙。今据罗氏刊本对其内容稍作介绍。

这种《悉曇章》由三部分内容组成。第一部分残缺，仅存以下数句：

舌中音者吒吒知知是双声，吒咤荼拏是叠韵
喉中音者哆哆提提是双声，哆他陀那是叠韵
唇中音者波波婢婢是双声，波颇婆摩是叠韵
和会音者鲁流卢楼为首生。

从这段文字的内容来看，可能是对这种《悉曇章》体例的说明。第二部分题云“悉谈”，为一张图表。此表纵列恶、啊等十二音，此十二音两两为一组；横列迦等二十五字，耶等九字，复以纵横交叉的连线示其拼合关系。第三部分列四十二会，各会分列所拼得字母的汉字对音。其中前三十九会的生字方式又被总结为十二例：初会“以头为尾”，二会“以尾为头”，三会至第八会“头尾俱头”，九会至十四会“尾头俱尾”，十五会“竖则双声”，十六会“半阴半阳逆行化”，十七、十八会“邪正交加”，十九、二十会“屈曲徘徊，野马悬崖”，二十一、二十二会“单行独只，撻缀相连”，二十三至二十七会为“七音合会”，二十八至三十三会为“头生尾”，三十四至三十九会为“尾生头”。剩余的各会不入十二例。

此种《悉曇章》在当时传习甚广，其拼转图采用“横则叠韵，纵则双声”的方式，与后来的等韵图在形式上已非常接近。

唐人所传《悉曇章》除上列十五种之外，见于日本人唐僧之求法录者尚有多种。因其内容及传承状况无可稽考，本文略而不论。由上列十五种《悉曇章》的大致状况可以看出唐代《悉曇

章》的传习具有如下特点：

一、从出现的时间来看，十五种《悉曇章》中有十二种出现于中晚唐时期，这说明唐代《悉曇章》传习的兴盛期在中唐以后。

二、从传承者的身份来看，传习者多为密教僧人，其中空海、慧琳、文璟、圆行、全雅、元简、宝月、难陀、般若怛罗九人皆为密教徒。除此之外，智广《悉曇字记》标明传习此种《悉曇章》是为了念诵陀罗尼，《涅槃经悉曇章》则从慧琳《次辨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》辗转派生出来。由此可知，密教徒在《悉曇章》的传习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三、从传习方式来看，标明为口传者有三家，智广、空海、文璟、圆行、全雅、元简六人之《悉曇章》实亦为口传，至日本僧人求取时，方书于纸帛。由此可见，唐代《悉曇章》的传播与研习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东语系博士后流动站